

## 似是而非

電影海報上四個大字「我是清白」非常醒目，設計者的靈感不知道是否來自法國文豪左拉的「我控訴」，失驚無神大喊一聲，地動山搖係威係勢，從廣告學角度看相當成功。然而很可惜，文法上它帶着濃得化不開的鬼佬口音，嚴格來說根本不合格——師傅教落，I am innocent的正確翻譯，是乾淨俐落的「我清白」，如果堅持加入「是」，就要有頭有尾寫成「我是清白的」。我也知道吹毛求疵向陌生人開刀，像個非法替文字進行割包皮手術的黃綠醫生，不但神憎鬼厭，還有遭病人起訴麻醉期間蓄意非禮的危險，可是潔癖發作起來真的忍無可忍。多餘的「是」近年在香港，已經氾濫成災，處處充斥「似是而非」的個案，起初我以為口頭粵語轉為書寫白話出現了問題，但想想不對，我們口腔中的「係」很節制的呀，不見得「係又係，唔係又係」，譬如勾佬的狐狸精理直氣壯吐出來的，一直都是「我淫蕩，吹咩」，看不過眼他們行為的衛道之士，則捶胸頓足疾呼「我介意」，幾時會論論盡盡在句子夾入「係」？

猶記得八十年代聽林憶蓮翻唱《情人的眼淚》，潘秀瓊原版的「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，你難道不明白，為了愛」，她唱成「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，你難道不明白是爲了愛」，熟悉的風景突然豎立一支電燈柱，全身馬上起反感。後來發覺，蔡琴也那樣唱，呼吸的位置多填了一個字，而再後來，看周杰倫自導自演的《不能說的·秘密》，裏面用了姚蘇蓉的版本，她同樣從善如流是是是，我才醒悟，這首歌當年**移民台灣**，途中肯定被人偷偷放了違禁品在行李。由那時起，我就患上無可救藥的「是」過敏症。